

刘白羽 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刘白羽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封面设计：秦 龙

刘白羽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 $\frac{1}{4}$ 插页 2

1979年5月北京第1版

197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0

书号 10019·2727 定价 0.70 元

前 言

在外长山要塞区的獐子岛，读完这本小说选的校样。夜深灯明，人声寂然，只听见怒海狂风呼啸作响，半轮明月悬在天空却显得格外清亮。这些天在旅程间隙，我读着我写的一篇又一篇小说，一幕又一幕战争景象不停的从我脑际掠过。特别使我高兴又使我深思的是我这些天之内，遇到了不只一个在战争年代相识的老同志，我们共同回念着东北茫茫风雪，南下如火骄阳，朝鲜战火染红的雪夜与春朝。我们之间的言谈虽然寥寥数语，但共同战斗过的人见面总有一种深挚的情感，谁也没说，但我们战斗在今天的人是不能忘怀当年壮烈牺牲的战友的。事实确也如此，在我读这一张一张校样时，曾经构成小说中人物的这一个那一个活人的形象，都栩栩如生出现在我的眼前，而他们之中就有不少在艰难战争岁月中离我们而去了。当我在火线上猝然得到他们的噩耗时，我怀着无限悲恸，流下热泪，今天想到他们我还是思绪万千，心潮澎湃。獐子岛是祖国黄海最前沿的一个岛屿，从这儿出去十二海里就是公海了。这几天望着这大海，有时云雾迷濛、海天苍茫，有时阳光荡漾、波光闪烁。而这曾经是苦难的海，今天变成了幸福的海，这是一页一页壮丽的历史的一个新的篇章，今天是过去的继续，未来是今天的延伸，

世界是永无止境的，但它也有着关键的片段。有一天下午在快艇上，当我从舷窗上望着铺在海面上一片金光闪闪的太阳光照，我惊喜的觉得这不是我们通向将来的光明大道吗？！这条大道在海洋上、在陆地上、在深山密林、在浩瀚长空，无往而不在，总之，我们铭记过去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走向未来。这海防前线的每一个岛屿都是森然挺拔在黄海怒涛中保卫祖国的铁壁铜墙，而这里的每一块岩石都是由战火和鲜血所凝成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它们在这明净的月光中，似乎都在对我诉说着无限衷情和深切的诗意，这时海礁上冲起的一浪一浪雪白浪花的絮语，使我沉思、使我宁静、使我胸襟开阔。烟波浩渺夜苍苍、万籁无音待日出，一夜过去，果然阳光灿烂、海天清丽。看完校样，我本来有好多话要讲，但现在想来都是多余的了。就让把獐子岛的情怀作为寄语，在这新长征开始的时候，我把这本书作为对过去共同战斗者、也作为对今天共同战斗者的一点小小的献礼吧！

刘白羽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九日上午于獐子岛

目 次

前 言	1
-----------	---

一

政治委员	1
勇敢的人	18
百战百胜	31
无敌三勇士	45
血 缘	58
回 家	72
红 旗	85
火光在前	104

二

静静的激流	200
扬着灰尘的路上	215
路 标	228
岗 位	245
渡 口	261
雪 夜	275

安玉姬	294
远方来信	309
于金合	322
永远唱不完的歌	339

政治委员

团政治委员吴毅，身材不太魁梧，面色还有点黄瘦，虽然处事严肃，态度却十分和蔼，令人愿意亲近。

他只有一只右臂。左臂在一九三六年，给阶级敌人的子弹打断了。那时，他还在红军里当班长，手上一支汉阳造，口袋里七颗子弹，身披老羊皮，渡过天险黄河。一次鏖战之中，他在危险关头向敌人猛冲，决定全局胜负，自己却昏倒在火线上。醒来以后，躺在医院，从医生的表情，他就明白了，他没讲旁的话，就只问：“怎样能快些上前线？”于是他忍痛把左臂割掉了，从那以后，他就一只手持枪作战。

“八一五”后，部队出关，他因为又一次负伤，还躺在关里休养。现在经过遥远旅途，来到东北，他是怀着满腔热情，奔赴战场，一路之上，不断传闻着东北战争胜利的消息，把他弄得兴奋万分。

到了哈尔滨，组织上跟他谈过一次话，——临末尾，露出一一点口风，为了照顾他身体，准备留他在后方工作。

可是吴毅急了，因为他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思想，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到最困难的地方去，何况他的老部队正在前方作战呢。

等候分派工作那几天，在那间白色洋房里，他过得很不舒

服，甚至苦闷。每天展开报纸，首先跳入眼内，总是前方战争消息，他就急得转来转去。有一回，他在树荫凉下坐了半天，把自己的事左思右想，——自从十四岁放弃放牛娃生活，在湖南参加革命起，没哪天不在火线上斗争。十年前在三原桥头镇，换下“五大洲”帽子^①，哭得那样窝火。现在自卫战争，最后打倒蒋介石的时候到了，自己能够在后方蹲起来吗？这样，简直是对不起在火线上奔走的同志们！……晚上，他走去找组织上再谈话。他表面似乎很安宁，半天不响，最后有点愤愤不平的说：

“我落后了……”

和他谈话的同志说：“谁能那样说你呢？”

斗争把他炼得沉默、刚毅，不过这时，他的眼睛似乎蒙了薄薄一层泪水。

终于，组织上同意了，同意他象每个军队干部一样派到战斗部队里去。因为他虽然比一般人少一只胳膊，可是从思想到行动，他从没有一分钟时间考虑自己，他考虑的是整个革命斗争，党正需要这样的人，到尖锐的战线上去担负最重要的工作。夏天，一个下着淅沥小雨的傍晚，他登上火车，他高高兴兴走上前方。他的通讯员李宾，这几年来等于是他的左手，可是这回，他的行李是这样简单，以至用不到他的通讯员，他的一只单臂一抓就走了。临行之前，他把熟人送给他的一套茶绿色毛质军衣送回去了，他照常穿着关里带来、连队上常见的那种洗得发白了的布军衣，束紧皮带，整齐而且清洁，他觉得

^① 即红五星帽，一九三七年为了抗日统一战线换了帽子。

这样才象个战斗部队的人的样子。

一到前方，谁知领导上又照顾他，预备留他在纵队直属队工作。他从熟人那里听到有这种消息，他就不安起来。第二天，他在村庄上骑着马，遇到纵队司令员，司令员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司令员，他不但没下来，反而急驰而去。——马是一匹调皮马，发怒的尥起鬃子来。他坚决地拿一只手紧握了缰绳，另一只空袖筒在风中急急拂动……不错，他在马上露出他那英勇的身姿是十分动人的。司令员把手搭了个凉棚，遮着太阳的闪光，站在那里，两眼朝红霞灿烂的地平线上，追踪着，赞叹着瞻望了好半天。

第二天晚上，司令员约了他去。两年未见，从前的师长现在的司令员，脸上有了皱纹，三十几岁的人看起来就象四十几岁了，这无疑是关外两年作战的辛劳的结果，战争风霜总不免在人身上留下点痕迹。可是司令员爽朗的笑声和江西口音，让他觉得还是十分亲切。在这间农民房子里，点着蜡烛，桌旁还站着一个不认识的人，——高大，红脸，正在挺有劲的讲什么。这是纵队政委。政委和他紧紧、紧紧地握手。司令员把一杯酒和半根干香肠推给他。随后，他们根本没谈什么工作问题，——因为正处在难得的战争间隙之中，他们乐于纵谈起从前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来，——谈这个熟人和那个熟人，与这有关系的不免谈到什么时间，他们不说几年几月，而是说在山城镇战役或者兑九峪战役后如何如何，正因为他们都共同熟悉这些，也就容易谈到现在跟过去的比较。——吴毅仔细听着，一方面他想了解部队，一方面他深以未一贯跟随部队作战为遗憾。只在最后，他们已经站起来，政委正式以征询口吻对

他说：

“已经请示总部，你到×团去，怎么样？”

他点了点头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政委还有什么指示？”

“去吧！你比我还熟悉，——有些干部问题你好好研究吧！”

吴毅敬礼，转身走出来。——那时正好一科长来报告什么，司令员举着蜡烛往贴地图的墙边走去。——他出来立刻把这次会见总结了一下：这个纵队首脑部，比从前还镇静，还乐观，这说明到东北来以后，他们仗打得是不坏的。司令员现在指挥的不是一个师而是几个师了。突然他记起司令员从前在战斗中常爱讲的话：“看准了——狠狠揍他！”看样子，这两年一定把敌人干了个痛快。

吴毅不但到了×团，而且已经参加过两次作战了。

第一次作战的时候，因为是阻击的任务，从铁路桥头开始，最后，敌人密集一处山岭上，战斗就达到剧烈的高潮了。团的指挥所在小树林里，子弹打得树叶纷纷落下，……

团长——当过出名的刘志丹红军的战士。此刻，他很费力的在电话上嚷吵了一阵，把电话停止，听了听，前面一片紧密的枪声，他迅速伏身到军用地图上来。根据敌情，他下决心，把原来掌握在二梯队的的一个顽强善战的营，从左翼加入战斗，——他觉得这个时机已经到了。他征询政治委员的意见，吴毅毫不迟疑的支持了团长的决心说：“决定吧！同志。”虽然他心里觉得自己对于部队了解还很不够，但是他信任他的指挥员。团长把拳头向下捶了一下：“那么——下家伙了！”

立刻伸手抓起电话筒下了命令。这些事都在五分钟内做完，而后，他一阵风似的跑到突击部队那里去了。政治委员笑了笑，抽身走出树林来。望了望，距离不太远的山岭上烟火烧作一团，枪声稠密，差不多听不出什么间隙了。——可是他已经预见，在二十分钟以后，战斗就要基本解决。这一点，虽然没有交换意见，但与团长简单对话时，他们双方是完全默契了。

他呼了一口气。昨晚落过雨，秋天的野外，空气是那样清爽，有潮湿的树叶气息。刚才他觉得他还不了解部队，实际并不是那样，不过他总在细心考虑：——当自己离开部队时期，部队有了一些什么变化了？自己又有了一些什么变化了？从前打游击战小部队作战的经验现在用得上吗？……他这种细心谨慎，是出于以下这种心情，就是他觉得：在这样光荣的部队里，是一种特殊的荣誉，他不能叫这种光荣在他手里有任何一点损失，因此，就特别谨慎。这一个团，其中有一个连，还是从井冈山时代就开始战斗的。十九年辗转在火线上，尽管不但是在这个连，甚至在这个团，也没有一个那时候的人了，这个连却保存从那时就有了的光荣传统：顽强善战，——政治委员认为这种作风，是毛主席直接带出来的。刚才团长决心投入解放战斗的那个营，就包括了这一个连，所以政治委员非常放心。现在，子弹“嗤”、“嗤”在周围地下直响，他从口袋里掏出怀表，只有十分钟时间了，他现在自己应该到火线上去了。

可是他还没有到达，当他穿过山岭的小树林的时候，战斗结束了。

战场上，阳光枯燥刺目。他和蔼地慰问着每个战士。在一棵杉松下（五分钟前，是敌人指挥所主要的机枪阵地）与团

长会在一起，吸了一支香烟，他很满意，他的老部队比从前还勇猛善战了。

第二次作战的时候，仗打得非常顺利，可是解决战斗前五分钟，敌人一度反冲，一直冲到营指挥阵地前一百米处。这时，政治委员正在那里，——敌人把冲锋枪集中在前面，呼呼扫着、喊叫着，那火力、那声势都是十分凶猛吓人的。政治委员在那里一动不动，教导员提着匣子枪，呼喝着往前面跑，三步以外，一扑就倒下了，政治委员还是未退一步。正在这危急关头，突然，一个连长本来在侧翼运动，并没得到任何命令，他就机动地带领部队，斜刺里扑向敌人，一声不响，一齐挺起白晃晃刺刀，——敌人经不住这勇猛的压力，一下，哗的崩溃下去了。在火线上，政治委员对于这个连根据情况主动出击的行为就赞不绝口。战斗结束了，他问清那个连长的名字，在日记本上写下“文希岗”三个字音。可是他抬起头，十分爱昵地对教导员说：“你不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你回头叫他到我那里去一趟！”两个钟头以后，那个短小精悍的山东人一连连长文希岗到了他这里。他们总结了这一次文希岗在战场上的机动、勇敢的成功之后，政治委员微笑着，把自己思虑很久的问题提出来问这个连长：

“你作战隐蔽身体不？”

“不。”

“不，好不好呢？”

“不好。”

政治委员给这天真的答案弄笑了。

在政治委员脑子里，从来区分出两种人：一种勇敢，一种

怯懦；对怯懦的人他希望他勇敢起来，对勇敢的人他希望他能更多注意战术动作。

“你怎样也应该隐蔽一下，——你想，把你打了，你的连怎么办呢？一个指挥员不只是个人勇敢，今天，你是对的，最必要的时候呀！——可是平时你得注意隐蔽，永远不能拿过时的经验处理现在的情况，这就是一个具体的战术问题，你记着：勇敢加上灵活的战术动作，才等于胜利。”文希岗先望着他那光采焕发的快乐和蔼的脸庞，又望着他那甩动的空袖筒。文希岗在想：这个人不知从何时起就把少去一只胳膊这件事忘记了。

至于政治委员却在想：——自己说话太多了。本来一个勇敢的连长，用不到对他说这样多，他自己也应该在作战当中学会。问题是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指挥员如果隐蔽身体那是丢人的事。他这时确定要把这一条到处去宣传、去教育才对。

他们以后就坐下来吃饭。政治委员很灵巧地用一只手吃着，他忽然问：

“战士觉得现在生活怎么样？”

他举眼望着，等候回答。文希岗连想也没想就说：

“有的人，怎样好他也觉苦，有的人，再苦他也熬得住，——在我看呢，现在算不上苦，比关里打游击战吃树皮好多了。”

不知怎样，政治委员很欢喜这样回答。他不欢喜虚伪，比方对上级报告，总是顺口编造：“我们那里每个人都好，没问题。”那时他就要追问：真的每一个吗？……那么，个别战士也没什么思想问题了，干部就没什么事可做了吗？不，打仗不是那么简单，有的时候是苦的，很苦，我们承认这种苦，问题是

真正好战士，他经过思想斗争，他明白为谁而战，他提高革命觉悟，他仇恨阶级敌人，他就不怕苦。只有战士都是这样，那队伍就最强最有力量。停了一会，他想起什么重要事似的说：

“你还记得——咱们一支枪，只有五六发子弹，谁都舍不得放，还咋唬：打炮啦！打炮啦！——可是统共才有三颗炮弹，……”

“怎么不记得，现在不是没人捡子弹壳了！”文希岗笑了。

他这一笑，很引起政治委员注意，——政治委员觉得在他的笑意里，包含两种意思：一种是过去斗争的光荣，一种是对现在某些浪费子弹现象的不满意。政治委员很高兴，吃完了饭，他轻轻地说：

“对，不要忘记，——论起来，现在真是享福了，可是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传统呀！离全世界共产主义胜利还远呢！”

文希岗觉得政治委员十分了解他：象一齐蹲了多少次战壕的同班战士一样。他跟每一个同志一样，从这里走出去，总比进来时还兴奋，还有信心，还快乐。

但这不久以后，团里的一个严重问题提到他面前来了：二营副营长沈克，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闹起情绪来了，甚至严重地撂了挑子。

政治委员先了解了沈克的情况：一个在农村里当过小学教员的人，算个小知识分子，抗日战争中还负过一次伤，可是现在，半年之内，他已经三次写信提意见。组织上分配旁的工作给他，他又不接受，而且他直接了当提出要离开这个团。到哪里去呢？政治委员心里明镜一样，知道他是要到后方去工

作。因为他公开到处广播：过战争生活过腻了。最近他又第四次提出要求来。根据政治委员政治工作经验，——他是了解，长期战争，战争是要死人的，现在战争更加频繁与残酷了，这都是事实。可是革命胜利就决定在这关头。个别意志薄弱的人，存着“不知哪天牺牲”的心理，就不能提高战斗性，时刻进取，而开始厌倦、疲塌起来了。加以到东北以后，进了城市，周围环境影响，这种人首先在生活、作风上也露出弱点。……他面对这一疑难问题，他决心和这现象作斗争。甚至他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委员，这是他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因为这是敌对的阶级意识，跑到我们队伍里来作怪了。

作战之后，经过一段艰苦行军。从行军汇报上看，二营竟发生了减员现象。住进房子，政治委员到二营营部来了，沈克正坐在老百姓的炕上，带三个通讯员玩“骨牌扑克”^①。政治委员问：

“营长呢？”

“到五连去检查减员情形了。”

“副教导员呢？”

“到机枪连去检查减员情形了。”

政治委员是无法原谅这种人了，他的眼睛闪着威严的光芒，他在那里站了半天，但他终于控制了自己的感情。

这一天，在营里他发现沈克闹个人享受的问题十分严重。这次作战他还骂了通讯员，通讯员哭了，——全营都闹起来，战士议论纷纷，说上级太不象话，违犯政策，还骂人呢！……

① 把骨牌刻成扑克。

傍晚，政治委员回到团部，——他和团长坐在点燃一支蜡烛的小桌旁，他把一只单臂搁在小桌上，他吐了一口气，他觉得既然见到团长，他可以诉说他的心情了，于是他望也没望团长，自语着：

“我真看不得这种人，——党把那样重要任务交给他，可是他在那里腐蚀党，他简直想称斤论价，出卖我们的光荣！”

“你说沈克吗？”

他抬起头：“老曹，我看得考虑，我问了战士们的意见，我看一人吃鱼，一锅沾腥，——开始减员，后来就没有战斗力，再后来，你想，……我们不要右倾，我们答应他的要求！后方是不能去，我们还要尽我们的责任，争取、教育，把他调到团部来当干事，等候分配工作，你看怎么样？我们大胆提拔新人，我们需要真正为战士、不是为自己打小算盘的人，来做领导工作，——我给师部打电话，我建议提拔一连长文希岗代替他，我好久就在了解他了！”提到一连长，团长同意了他的意见，这时他脸上换过一层喜悦的颜色，他才兴致勃勃了。

沈克调到团部。营里从战士到干部，对这种处理，都有一种好的反映，可是他自己，见到人还是说：“咱们当思想干事啦①！”

实际，他不能忘记，他调到团部那一天和政治委员的一段谈话，——他进去，政治委员正朝着墙上的地图在想什么，好半天时间，转过身来，望着他，政治委员的脸色是严峻的，一只空的袖子静静地垂在左面。他缓慢地开了口：

① 那意思是说因为他思想有问题。